
我在北京的那些日子

電子報 ④：我在北京所遇見的人們

國立政治大學・企業管理四年級・林逸騏・98305062

交換期間 2013年二月至六月



從西門往南走，直走大約四百公尺往左進去的小巷子裡，巷子盡頭似乎人跡罕至的地方，在不起眼的角落有個紫色的招牌，上面自成姿態的用秀麗的字體寫著「紫房子」。房子不是紫色的，撥開落地的塑膠門帘，房子裡光線微弱陰暗，牆上有著少許黃斑水跡，掛著幾幅因為潮溼四角微掀的西洋畫，架上擺放著艷麗的塑膠盆栽，略顯簡陋的佈置卻有著像家的溫馨。獨自坐在椅子上的阿姨，靜靜的在寂寥的空間裡，透過房子裡唯一的窗，逆著灑進房裡的光線，向外眺著走到巷子盡頭的人。

每當我撥開塑膠門帘，阿姨恆常以溫暖熟悉的笑容招呼我，湛笑的露出她不太整齊、微黃的幾顆牙齒。「阿姨！」，原本安靜的屋子漸漸甦醒過來，擺著幾個簡陋電磁爐、鐵鍋的廚房，有了鐵器碰撞的金屬聲，還有爐子咕嚕咕嚕的煮水聲。「阿姨，一樣担担麵不要加辣。」



(左) 麵店的最後營業日，阿姨依依不捨的與我們聊天 (右) 阿姨自己做、煮的抄手

阿姨是甘肅人，有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兒子、還有留守在老鄉的高二女兒和先生，她五年前背負著攢錢夢到北京，落居在一個月四百塊的紫金大廈，聽朋友說，裡面著滿北飄族的一間房，可以隔成六小間蝸居，人們就像擠在膠囊旅館裡。阿姨告訴我，早些年老西門還在時，紫房子本來也是間人滿為患的紅店，但是老西門被學校封掉後，生意便一落千丈、乏人問津。

「去年有一位台灣的女孩兒，天天到我這裡來吃，要走之前還要我教她煮這些菜。還有一個歐洲人，上班了也是每天過來吃。我的東西實惠嘛，而且乾淨。」阿姨眼睛笑的眯成一條線，告訴我這些不久以前的故事，同是流轉在外

的異鄉人，都聚在這間小小的房子裡，一年前是台灣和歐洲的女生，如今坐在小餐桌上的是我。

今晚和阿姨聊到她的女兒，準備要邁進高三面對聯考，阿姨惦記著她嬌貴的女兒，想要放下鍋鏟回去故鄉。「不想幹了，想回家給女兒做飯。她打電話來就告訴我，飯不會煮，怎麼煮就是沒有我煮的好吃。」我才知道，原來阿姨不是這間店的女主人，她受僱於一個同在北京打拼的上班族，替他照顧這間店，阿姨來到北京這個庸擾的大城市已經五年了，如今想要收拾包袱回家。

「想家了，想回家了。」阿姨說完，默默的轉過身去，用長長的煮麵筷在鍋裡攪和一下，我不知道此時的她，是不是心裡正在流淚。

「麵太辣了阿姨，辣椒怎麼這麼辣啊。」「今天用的是新辣椒，來我幫你過個水，重新弄一下，這樣你才吃的舒服。」在我多次拒絕之後，阿姨還是堅持替我重新把麵上的辣椒洗掉、重新拌醬。阿姨煮的麵，總是有一味溫暖人情與家的熟悉。

吃飽後走出紫房子，阿姨坐回到她的凳子，像往常一樣，向窗外望去。



(左) 胡同裡正在談天的大媽們 (中) 正在玩紙箱的快遞員的兒子 (右) 夜晚公園裡的歌唱團

紫房子的阿姨後來沒有遵守我們的約定，一起在六月底離開北京，她因為要替罹患慢性病的丈夫到西安複診，再加上店面比預計的還更早被頂讓，所以在五月底就自己背著行李，坐慢車回家了。

待在北京的這段日子裡，我總是喜歡戴上口罩，不是為了擋住塵霾的侵襲外，而是將自己抽離出這個城市，就像是一個透明人，可以恣意的觀察、欣賞這座城市裡的人們。餐廳的學徒們在大雨的屋簷底下抽煙打鬧、打印店裡偷偷玩著線上遊戲的男老闆、在快遞車旁邊玩著紙箱的小孩、邊騎三輪車邊聽京劇的大爺、板著面孔卻熱心指路的公交售票員。他們各自的姿態，都是一道美好的風景。



(左) 在屋簷下避雨抽煙的餐廳學徒 (中) 中關村仰天小歇的大爺 (下) 在商店寫功課的學生

謝謝我的學伴筱培、爾津、夢子、大樹，玩伴張晨、莫江，旅伴阿杜、馨逸、文錦，麗江的張爽姊姊、紫房子的田阿姨，朋友瑄薇、阿萬、思瑩、玳臣、瑞森，林光華老師、劉鳳軍老師。有你們的陪伴與照顧，北京的天空儘管再灰，我隨時想念起，這段時光仍舊是好的、是豐滿的。

當然還要感謝讓一切實現的爸爸、媽媽，還有讓我能夠遠走的的國立政治大學、北京人民大學。謝謝你。